

# 《壯麗余光中》 知音的鑒賞

文：黃維樑

編按：余光中先生是當代文壇大家，學貫中西，在詩歌、散文、翻譯、評論等領域都有傑出的成就。評論家兼作家的李元洛、黃維樑與余光中交往數十年，堪稱海峽兩岸暨香港文壇的一段佳話。在今年7月面世的《壯麗余光中》中，兩位作者從朋友的角度出發，寫與余老的相知相交，不僅記錄其生活，也評介其作品。本版請來其中一位作者黃維樑先生，專文敘寫對余老其人其文的看法，以及《壯麗余光中》成書背後的故事。今年10月17日正值余光中先生90歲冥壽，僅以此文以作紀念。

原籍福建泉州的余光中先生去年12月在台灣仙逝後，各地悼念的文章如泉湧現，推崇其人其文者眾，其中一位寫道：「余先生珠玉之詞，將流芳百世，永存不朽。」作者是夏志清先生的遺孀王洞女士。夏志清曾高度讚譽余光中的散文，早在1973年就這樣說：「余光中是當代最有獨創性，最多彩多姿的散文家。」夏太太的評論，也許可視為一種大唱頌；想不到她還有更高的稱譽：「像余先生這樣學貫中西、精通繪畫音樂的大詩人、大散文家、大翻譯家，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王女士畢業於台灣大學，在美國深造，於東岸和西岸三間名校獲得學位，包括耶魯大學的語言學碩士，有很好的文學修養。丈夫夏教授從事文學批評，以《中國現代小說史》一書奠定其學術地位；其言談舉止雖然予人「老頑童」的印象，下筆豪爽，卻能拿捏分寸而有「夏判官」之稱。是丈夫的伴侶，王女士當然知道評語如果過度膨脹的通貨，必會貶值，而她竟然用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這好比七顆星酒店的評級。

美籍華人有如此高評，香港的讀者呢？有才子之稱的知名專欄作家陶傑，筆調昂揚，說「余先生本是當代應得諾貝爾文學獎第一華人之選」之外，更謂「余光中的詩教和文學，撥開政治的不成比例的爭議，成就獨步三千年中國文學史，詩歌才曠處高於太白，情深處齊比工部，不但散文與莊子司馬並駕齊驅，而產量之豐，風格之變，又俱猶有過之」。去年2月，余光中仍然健在時，陶傑發表的一篇文章《拈花微探余光中》，褒余已有先聲：「中國文學史三千年，余光中是創作力最旺盛，世界足跡涉遊最廣、時期風格變化最繁豐，而詩作題材最闊、氣勢最宏大的一位」，他還稱余光中是「現代的詩聖」。

當代全球名氣或大或小的漢語作家，人數以百計於千計，即使是學院裡博覽的批評家，也難以「觀千劍」、「操千曲」（借用《文心雕龍·知音》話語）；情形如此，「最」字怎能隨便使用？就詩而言，唯讀過余光中《鄉愁》的一般文學愛好者，和迷戀西方現代主義(modernism)的海派派鐵粉，聽到

上述的「最」、「聖」、「獨步」、「無前無後」等評語，一定會熱衷或者冷笑。至於我，以及一些余氏的知音，對陶傑「拈花微探」的頌讚，則會對着余氏詩集《紫荊賦》而拈花微笑；因為部分類似的高評，我本人早就發過；我更欣喜於吾道不孤，原來有很多「同知」——同為知音。我閱讀、評論余氏作品，已逾半個世紀。主觀上傾向六星級以至七星級的評價，力求客觀，則只能給予五星；因為實際上無人能夠真正「博覽」，而且十分憂慮評論的「通貨脹則價值貶」。

## 秉燭詩話常思量

說說余氏知音的一些經歷。我留學美國時，在1970年感恩節假期，才考取了駕駛執照，就「單騎」長驅一千公里，到科州丹佛市拜訪當客座教授的余先生。余氏散文如《逍遙遊》如《鬼雨》所散發的藝術魅力，成為我所駕小汽車的大能量。在往返的路途上，相當「老爺」的小汽車一再拋錨，最後「魂斷」歸途，使我得向友人借錢乘坐「灰狗」(greyhound)巴士返回就讀的學校。我這困頓的青年煩憂而無悔，因為得償所願。余光中1995年重回廈門的母校，寫詩記事，有「掉頭一去是風吹黑髮，回首再來已雪滿白頭」之句。1970年他42歲，髮色已在黑中點染着雪白，我與文友盤桓兩三天後與他作別，正是白雪靠靠的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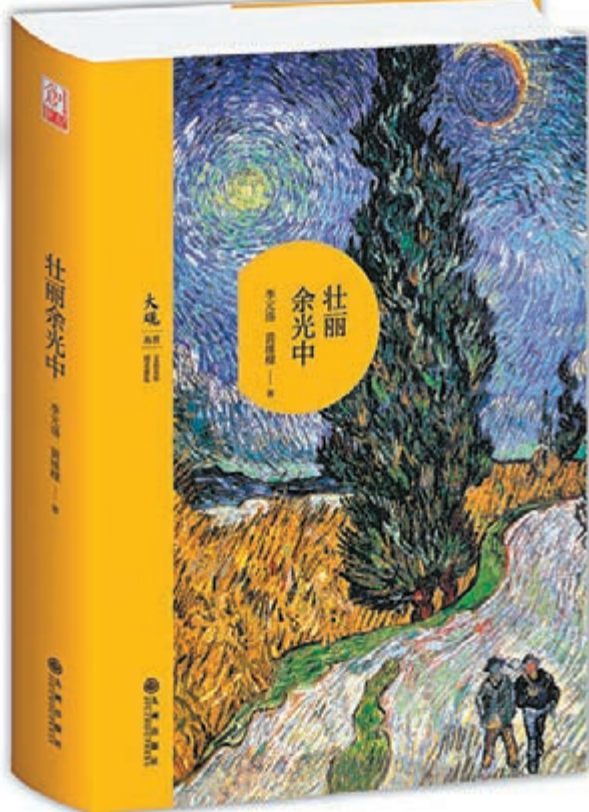
份屬「同知」的吾友長沙人李元洛，1982年發表文章評介余光中的《鄉愁》和《鄉愁四韻》，成為內地尊余的先鋒，人已屆中年。1985年炎夏，先鋒三千里南下香港拜訪《鄉愁》詩人，因為該年9月余光中將離開香港返回台灣，離港前如不拜會，就後悔難期；當年的海峽不通，兩岸成「愁」。從北京到深圳，高鐵的神州遠景宏圖，連最富想像力的工程師也沒有入夢；李元洛乘



（左起）黃維樑、李元洛、余光中攝於香港。作者提供

着迢迢慢車，坐時少，站時多，日夜煎熬抵達香港，與詩人見面。歡迎和惜別就在數日間，中大的校園成為兩岸三地——余屬台灣、李居內地、我住香港——的文苑詩園。李元洛把握時機，就在詩人離港的前夜，在我家的客廳，和他做了訪問，後來寫成《海闊天空夜論詩》一文；那個晚上，「星斗滿窗旁聽，濤聲在遠處奏着即興吟成的夜曲」，伴着對談的詩話。翌日元洛兄和香港的友人在機場送別余氏一家。過了一兩天，我陪元洛兄從香港過境到羅湖，他肩膀托着一大箱包括余光中作品在內的港、台詩集文集，登上北上的長途客車。

不管酷暑或嚴冬，他健力筆耕，著作源源出版；巨構《詩美學》風行兩岸，《唐詩之旅》等系列更使他獲得「詩文化散文」作家的令名。此外，他對余氏詩作屢屢撰文推介。李元洛是湖南人，余光中多次的湖湘之旅，多情的湘子全程陪同；同行之外，湘子往往還在講座中與閩人同講，二人言談風趣，出色「作秀」。余光中有詩名為《與李白同遊高速公路》，李元洛記述湖湘之旅，大題為《與余光中同遊湖湘名勝》。作者有如英國的包思維(James Boswell)記述約翰遜(Samuel Johnson)的言行，為迭出的馥語卓論「存檔」。



## 寫其人亦評其文

我編著的《火浴的鳳凰：余光中作品評論集》在1979年由純文學出版社出版，有論者說這本書為「余學」奠基。數十年來我寫過長短百篇文章評論余光中作品，記敘其生活；以余光中為題材的書籍在台灣和香港出版過四、五本。去年9月在北京，有一天，元洛兄、李黎明和我三人談詩談文談出版；在九州出版社任職的黎明弟看到李、黃兩人談余色喜，靈機一動，建議我們合作出書述說余光中，兩個人一分鐘內欣然同意。此後三人分頭進行撰寫編輯工作，連書名在內的具體出版計劃，來不及告訴詩翁，而他在12月溘然長逝。人間的時光雖然耗盡，詩文的光輝應該長留；出版計劃付諸行動，「十月懷胎」，李、黃合著的書，在今年7月如甯馨兒出生，如悉心烘焙的「可頌」(croissant)麵包火熱出爐。

我著編的評論余光中的書，《火浴的鳳凰》之外，還有《璀璨的五采筆》(由九歌出版社出版)、《壯麗：余光中論》(由香港文思出版社出版)等。從書名可看到我對余氏作品的形容，而合作新書的書名就叫《壯麗余光中》。

余光中重視文學的藝術性，認為批評家的文章，也應該有文采；其觀點與錢鍾書的「行文之美、立言之妙」相同。面對文學大師，元洛兄和我，都認為我們不能把文章寫壞了，寫醜了。新書中有我對余光中五采筆書寫(詩、散文、評論、翻譯、編輯作業)的評價，元洛兄呢，去年12月他所撰聯聯的附記曰：「這位罕見的全能型的文學天才，其成就大略有如宋代的蘇軾，其名字已經煌煌鐫刻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並且必將傳之久遠。」衡量其評語，可說也是五星級的；兩個「同知」大致上同評。

## 書介

勞燕

作者：張翎  
出版：時報文化



在牧師比利的故事裡，她是斯塔拉(Stella)；在美軍伊恩的故事裡，她是溫德(Wind)；在同村劉兆虎的故事裡，她是姚歸燕，或者阿燕。假若這三個男人各自的生活是三個圓，那麼她，就是這三個圓的交會點。本書以三個亡魂追憶往事的方式講述了一個女人坎坷的一生，戰爭把三名男子帶到她的身邊，而和平偏偏又使人分離，徒留遺憾。張翎融入書信、日記、新聞報導、地方誌、戲文等多種文體，甚至其中有相當篇幅是關於兩隻狗之間的日記書信與對話，創新的敘事手法與節奏，豐富了整篇小說的骨肉。

## 東京小路亂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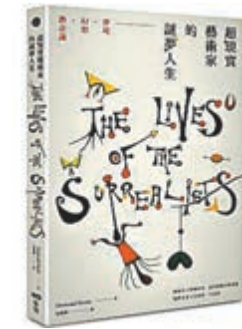
作者：張維中  
出版：原點出版社



最快融入東京生活的方式之一，就是「走路」這件事。張維中為大家挑選出的散步路線，都是他尋常生活中最偏愛的東京生活圈。書中提供有條理的路線安排，以及景點所在地圖，讓來東京旅行的朋友在最短時間，可以掌握並規劃好自己的一日東京。

## 超現實藝術家的謎夢人生

作者：德斯蒙德·莫里斯  
譯者：何佩樺  
出版：原點出版社



作者莫里斯(Desmond Morris)1928年出生，至今90高齡，是目前在世的末代超現實主義藝術家成員，趕上1940年代運動即將結束之時，於1948年舉辦第一次個展，1950年與米羅在倫敦聯展。他的寫作生涯極為傳奇，藝術家之外也是英國知名的動物學家，曾撰寫名列史上百大暢銷書《裸猿》。這一次，他要書寫他的32位超現實主義藝術家朋友們，他們時而怪異、時而諷刺的真實人生。

## 作家那多攜新作回歸 燒腦懸疑呈現複雜人性

(記者劉蕊 通訊員 谷素梅 報導)時隔六年，那多攜新作《十九年間謀殺小敘》「回歸文壇」。小說以嚴密的邏輯，構造了一個迷宮般的懸疑世界，驚心動魄地講述了一段橫跨十九年間，關於十三位優秀醫學院大學生在成長中迷途與救贖的故事。對於喜歡懸疑推理的讀者來說，那多的名字並不陌生。從2001年開始發表作品，先後寫作了三國事件簿系列、那多靈異手記系列等30餘部懸疑推理小說。直到2011年，那多生活發生巨變。他的父親、被譽為「新概念作文之父」的上海文壇重將趙長天被診斷出惡疾，不久後去世。為了幫助自己從喪父之痛中走出來，那多開了一家名叫「趙小姐不等位」的餐廳，一夜爆紅。完全陌生的領域和各式各樣的客人讓那多從不同的角度再次切入社會、了解人生，《十九年間謀殺小敘》正是以此為根基得以出版。那多告訴記者：「整部小說的寫作時間是我此前任何一部小說的十倍以上，在這6年間，我轉身去展開了另一段人生，不如此，我寫不出這樣的故事、這樣的人物。」

正是出於對人心的好奇，加上長達六年的觀察積累，以及對細節的反覆研究考證，才成就了這部直抓人心的長篇著作。正如著名編劇史航所說：同樣是推理小說，有一種恐怖是利刃式的，還有一種恐怖是注射器式的。那多手裡拿的就是注射器，而且，他的手很穩。在談到寫作資源時，同場對談的張嘉佳說，「那多聽到有人死，眼睛立刻放光，我聽到有人失戀，眼睛立刻放光」。那多在與刑警的接觸中聽到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但是如果要把案子寫進書中，就要經過一般人想不到的改動，「不是把血腥變得血腥，而是需要通過大量的細節，讓讀者相信這些巧合的存在，相信這個理由有可能殺人。」

記者還注意到，在那多新書中，兩個重要主角均為女性形象，一個是「地獄少女」文秀娟，一個是很溫暖的柳絮。作為一個男性作家，那多坦言自己的作品會受到妻子「趙小姐」的影響。婚姻在廟堂筆下是圍牆，但是對那多來說，他的小說得益於婚姻。那多說，了解了「趙小姐」這樣一個複雜、很聰明、很聰明的女人，基本上也就明白了大部分女性的想法。書中女性細膩的心理變化，細緻的感情描寫便得益於此。

那多與張嘉佳、趙萍一起聊新書的創作背景。



## 人生行旅中的孤寂縮影——《韃靼人沙漠》讀後

書評  
文：李夢

今年夏天，後浪文學再版意大利知名作家迪諾·布扎蒂(Dino Buzzati, 1906-1972)的小說《韃靼人沙漠》，用一幅意大利超現實主義畫家基里科(Giorgio de Chirico)風格的畫面作為書封。兩位同鄉藝術家創作的媒介雖不同，作品中蘊含的孤寂、孤獨與神秘的意味卻異常相近。

1970年代，《韃靼人沙漠》曾被改編為同名電影，獲得國際影壇關注。不少人稱讚影片中反抗軍國主義、暴力和戰爭的精神，我卻覺得如果只是用「反戰」概念來形容這故事的話，實在是低估了布扎蒂的用意。

《韃靼人沙漠》初版於1940年，面世後並未獲得太多關注，直到三十多年後，布扎蒂去世、同名電影上映，書中主角德羅戈被棄置在城堡中的一生，才重新被打撈，流傳開來。因其作品中晦暗淒涼的氣氛，布扎蒂曾被冠以「意大利卡夫卡」的稱謂，雖說他本人對此極為抗拒。若非要將《韃靼人沙漠》與卡夫卡小說並置談論的話，二者的相似在於文字的色彩與氣息，而從內容層面談論，這個創作於二戰期間的、淒涼困頓的故事，與法國劇作家貝克特的經典劇本《等待戈多》倒是有幾分相似：主人公都沉浸在一場永無止境的等待中，等得久了，當他們可以選擇離開的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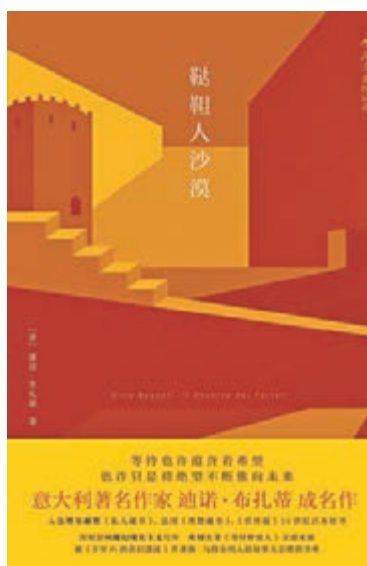
卻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而自願放棄了渴盼已久的自由。

這其實是布扎蒂小說中最讓人酸酸的一處折轉：故事開篇，主人公德羅戈來到僻遠城堡當值，用盡一切方法想要離開，卻屢屢失敗。後來，他漸漸熟悉(或者說忍受)城堡的一切，包括它的偏遠與貧瘠，也漸漸失去了想要改變、想要離開的決心。日子被抻平壓扁了，單調無聊，沒有色彩。儘管如此，城堡中的人們仍能日復一日地將滯重的生活過下去。甚至，德羅戈某次終於得到離開城堡、返回家鄉的機會，卻發覺回到嚮往已久的家鄉後，自己還是當年的自己，故鄉卻已不是那些年的故鄉。他放棄了一生中唯一一次遠離城堡的機會，甘願回來，等待那一場注定不會到來的、與韃靼人的戰爭。這不禁讓人想到易卜生劇作中「出走的娜拉」，最終恐怕要像魯迅說的那樣，悻悻然回到老地方，因為天地雖大，卻無處可去。

布扎蒂對於「時間」和「空間」的把握，是這部敘述平實的小說中尤其引人回味的色彩與氣息。書中德羅戈的一生，與其說是困在一座偏遠荒蕪的、永遠在等待戰爭到來的城堡中，倒不如說是困在一種無生機的時間形態裡。那是一種近乎凝滯的狀態，沒有波瀾，不知從何而起，也不知去向何處。城堡

外，時間的流逝帶動空間的轉換與挪移；而城堡內，時間同樣在飛逝，天空、要塞和密林，卻從來沒有任何不同。作者意圖打破慣常的時空關聯，建構一處「異托邦」，一處孤絕在日常之外的奇異景觀。在那裡，衰老和消逝統統是瞬間發生的事，沒有過渡，沒有轉圜。

凝滯的時間，困住城堡內的人們，而打破凝滯的方法，只有從外部得來。小說最末，戰機隱約浮現，當城堡中包括德羅戈在內的人都躍躍欲試的時候，外來的、年輕力壯的兵士卻帶着不容置疑的權威入侵，將這些年老體衰者統統趕走了。德羅戈雖不情願，卻無力抗拒命運。城堡內外，原本是兩處並行的、互不相干的時空，卻在全書最末，藉由一場沒來由的闖入，完成了混融與攪纏。「異托邦」的幻象被打破，只剩一地狼



## 《韃靼人沙漠》

作者：迪諾·布扎蒂  
譯者：劉儒庭  
出版：後浪|四川人民出版社

藉。當德羅戈回看自己的一生，卻「看不到一點有用的東西」。

我們說《韃靼人沙漠》理應跳脫出二戰及戰後的語境中被審視，因為某種程度上講，德羅戈的故事，正是你我的故事，而那座城市，也是你我人生行旅中某處孤寂的縮影。城堡內的人，因為孤獨而渴望出走，或因為習以為常而自我放逐；城堡外的人，卻時時因為好奇而向內探望。城堡環繞的是一處無解的謎題，人們繞着那城牆下的陰影，兜兜轉轉，倏忽便過完一生。《韃靼人沙漠》筆調並不悲觀，平靜淡然，看得出與審視和解釋後的釋然。想到作者完成此書時，不過三十三歲，不禁感慨於他的超脫以及基里科式早慧的憂鬱。布扎蒂筆下的這一重情景，是南歐陽光照不見的陰暗角落，也是人性至深處探問不明的曖昧與神秘。

##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pp@gmail.com